

# 兩個不幸的朋友

段雪生 著

一九三七





兩個不幸的友人

段雪生著



一九二七年冬天，我居住在南京城北一間破瓦屋裏。因為窮，愁的關係，得了胃擴張，以至食量大減，每頓祇能喫飯少許。飯後，胸部緊張，反胃，嘔吐。

胃病的難過，怕祇有患過胃病的人才有經驗知道。——好比初戀的滋味，祇有初戀時的人才知道其中的味道是一個道理。飲食是健康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快感的一件事。得下胃病後的我，直視

噉飯爲畏途。當食以前，便恐懼食後的難過。食後便是痛楚的來臨。

有時當胃痛極劇之時，把胸緊貼在棹上或被上，以求減輕胃的痛苦。恰巧房東和包飯作的老板走了來追討房飯的欠債，債病交迫，無可奈何！觸到人生是痛苦，是乏味，是悲哀，是憤嫉……。總覺得卸了生活的外衣，比載上衣食住和病痛的担子要好些。

在病患中，在煩腦中，思想是最紛紜複雜的；有時耐不過痛苦，想跑到鷄鳴寺去投井，以求解脫痛苦；有時想耐着痛苦，挺着身軀去與惡的環境奮鬥，削平社會上一切不平等的事情；有時想縮小影子，藏匿到深山裏去，消除病患，減免他人的壓迫。有時想……。真是奇想百出！萬感叢生！

但結果理想終于是理想：走到胭脂井邊去，俯視着深深的古井，及井中映象的飄渺浮雲，參差樹

影；憑吊一回，唏噓不已！復抱着怯弱頹喪的心走了回來。至於挺着身軀去削平人類不平，肥遯往深山中去采薇而食這些夢，終于是夢；僅留在記憶裏，作為沉默回憶時自憐自笑的資料。

當時，和我往來的朋友，一個是在下關工人夜校當教員的易趣園，一個是淪落失業的夏力人。趣園日裏在工廠作工，夜裏在夜校上課。因為時間的關係，故我們少有一會面。

和我往還最親密的，祇有力人一人。日常不是我到他那死寂的古廟裏去，便是他到我的蕭疎破屋裏來。

力人是住在北極閣上的廟裏。他貪山上的空氣清潔，房飯儉便，故他在那裏已住了半年。

一夜，北風甚緊。殘冬的寒月冷清清地挂在幽邃的天空上。我如入定的老僧似的，枯坐在破屋裏；把一座閃眼的將涸的煤油燈吹滅了，看着寒冷

的月光在破屋外的土塔前推移。

淒厲的寒風，吹透了我單薄的棉袍，好像我的赤心都被它吹凍了！我想：“我此時的身心，不是死滅了的嗎！？你看塔前的枯草，沿白如霜的月色，冷靜灰黑的屋瓦，皆是全死滅的了。四圍四圍，一切一切，皆是死滅！……………”

主人的房門開了，一頭黑犬由門內跳出來。立在階前，迎着寒影，狂吠幾聲，我方才由這死滅的枯寂的空氣裏生蘇過來，覺得一切皆要比以前生動一點。

我想這樣的枯坐着自甘寒寂，聽任四圍死寂的霧圍氣來包圍我，來戲謔我；不如出去走動一下，增加點生氣和體溫來抵禦這寒涼，與戲謔的好。

我於是走出門，埋着頭在大學旁邊一帶馬路上走。寒月和路燈的光輝浴着我的身子，在馬路上

映現出長短濃薄不同的兩個人影。我一步一步地踏着短的黑影走，看着長的頭影在牆壁上，在籬笆上搖幌。

“到那裏去？到酒店去買醉消寒？不能！不能！囊中沒有錢。到浴堂裏去洗個身，或者去喝一杯咖啡嗎？橫順要有錢，沒錢如何能！？……我呀！喂！已到了窮途末路了。失業將近一年，這一年以來，千磨百折，受不盡的苦楚。雖想自己振拔，打出一條生路，以自救救人；怎奈不幸的氣運，事事與我為難。不僅沒有救人，而自己亦幾乎無法救活。亦曾依着趣園去教過幾天書，也曾在勝記印刷公司去當過幾天校對，在和記打蛋廠去做過幾天工，但皆因事與病的牽累，做不上半月又辭退了出來。近三月來，天天在這北城一帶馬路上走，與我窮狀相似的人，和朝夕在街上尋殘羹敗骨的幾隻喪家之狗，皆把我認熟了。賣燒餅的老頭子，和一個衣服



襤褸，披襟露肘，面目青瘦的失業工人，我們一會面，便打招呼。那種不能言喻的懇摯之情，我一想，便要落淚。那賣燒餅的老頭子，在賒欠上對我的補助，更使我銘心不忘。我有時在步道上走，有幾家貴宅的肥狗，當我行過宅門時，牠那毒惡的眼光與咆哮的狂吠，不能不使我頓生仇恨之念，忍性不住，想即刻打將進去，把朱門貴戶踏平，誅滅了這些眼內無珠，仗勢欺人的癩狗。過後一想：我仍是原諒了牠們，念牠們要保持自己的生活永遠安寧，自然要為護主人的產業。一旦被如我這類衣服襤褸，形狀單寒的人，打了進去，劫了牠主人的金銀，摸了進去，偷了牠主人的財寶。牠將要受間接的影響，或者竟至於捱打被逐。唉！這些以往的事，不想了罷！不想了罷！想來也着實無味。現在橫在目前的問題：是今夜走往何處去？時間已經不早了，大學鐘樓上的鐘，短針已經指在十一點上，再

過一點，就是明日的時間了！唉！我這樣孤魂野鬼似的飄流踽踽，走到何時，走往何處！？……喂！我已成了幽靈，無人過問。……走到何時走往何處！？……”

我一壁走，一壁想，埋着頭竄；忽然聽着犬吠，我以爲又行近朱門華宅了！抬頭一望：蕭疏的籬落，冷森森地，銀白的月光，澈在屋簷的西面。主人的黑狗，在揚聲相迎我。

“是進去好？是不進去的好？！進去，仍然是死氣沉沉，空空洞洞的一間房。即便是躺上床去睡，也不過把單薄的被，和頭和腦的包住，鬆着腿擺在木板上。未必淒厲的寒風與冰凍逼人的空氣，能讓我安靜地睡一忽？不進去嗎！又往何處去呢？近處幾條馬路已經走完了。……如何呢！？……”

月影又推移過去兩溝瓦了。我仍呆立在門外思想。

“……還是不進去的好。屋內冷靜得陰氣襲人，坐着睡着皆乏味。不如到山上去找力人談談，他還可給我許多力來燃燒將死的心。若我們能談到心熱時，豈不是寒也消了，愁也減了！？去！決定去力人那裏。今夜這個寒宵，準備在他那蕭齋裏消磨去罷！”

想定後，我於是向北走去。行過鐵路，即是上山的小道，山茶和白楊所遮住的石級，已經長滿了乾黑色的霉苔，不過經冬的枯苔，是不滑足的。踏足上去時，微聞吱吱地磨擦聲而已。

山茶和白楊被北風吹得赤條條的沒有一張生葉。山茶雖結了不少的花蕾，但它們好似失了乳的嬰兒，瘦小得可憐，能不能開出肥茂的紅花，有誰能說呢！？

月光照着雜樹的枯條，投着瘦長的影子在石級上。我一級一級地往上走，空寂地悲涼地氣分，

由山上一層一層地積壓下來。什麼聲音都沒有。靜至敗葉由枯枝上掉下來的微響，皆辨得出。

走到半山時，腿部微覺酸軟，想歇一歇再走上去。於是，掉身向南，坐在一個小石上。

青煙像絨氈似的，鬆曲流動着鋪在人們的屋頂上。濛濛樹影，十萬人家，或隱或顯地沉迷在青煙裏。靠江那面極南的地帶，如層雲似的白霧，紆徐環遶着城邊，在江上飄渺。

城北一帶的燈火絕少，祇有馬路上的路燈，和洋房裏間或透出來的紅綠紗燈，蕭蕭疏疏散點在青煙中。南城之燈火極盛，如貴婦人們裙邊上所嵌鑲的珠邊，閃鑠晶亮得發光。

“雲煙籠罩中的古城啊！你受了數千年封建制度的傳襲，你受了近代資本制度的突擊。你躲不開歷史車輪的轉動，而謝絕這位兀突的來客，脫了你那件宮裝的外衣。現在呵現在，你迎接進來了這位

遠來的海外客，你仍要保持封建的門面。我細看你石磚包砌着的心臟，好似各時代歷史博物館所陳列的一樣：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老農；有坐紡車拋單梭的女工；有鋼鐵業電氣業的新式工人；……有最古式的綠呢大轎；有最新式的摩托車；……我呀，亦是你心臟中包藏着的一個動物，但我是什麼呢！？我代表什麼呢！？我無財產，我無職業。我沒壓迫過人，人却壓迫過我。……我呀，究竟代表什麼呢！？我這樣不同不樣的怪物，是孤魂嗎，是野鬼呢！呵！呵！……”

我坐在石上，淒然獨嘆了一回才慢慢的走上山去。

寺裏黑魘魘地比馬路上半山裏更覺孤寂，陰森的塵土氣窒人鼻息。我好如埋葬往土坑裏去的人，四圍皆沒抓住一點兒舒適。走到東廊下力人的屋外，月影斜射在屋簷上，幾個蝙蝠繞來繞去的在

簷外飛。

當我推門進去時，一盞幽綠色的煤油燈在棹上微微閃光。書籍紙片，墨水瓶，手巾，很散亂的擺在棹上與幽然的燈光作伴。

力人睡在一張無帳的木板上，閉住兩眼。一床無包皮的棉絮蓋在他那瘦骨支離的病體上。他把左手來枕在腦後，右手放在棉絮外不停的畫字（？）。聽着推門的聲音，他把緊閉住的雙眼張開，盯着那黯然的燈光。

“力人！”

我呼喚了他一聲。他即刻就把棉絮推開，一彎足就站了起來；很欣然的走來執着我的手，如離別多年一旦相逢的故友似的迎接。

他那不常見的欣然之色，使我歡喜，也使我驚訝。因為他有如此的面色，的確是不常見。

待我坐到那張對着床的木椅上坐着時，他那

副歡喜的臉，馬上沉了下去變爲凜若冰霜的臉了。

他很兀突地由屋中走回木板——床——上去坐着，仍把他那失常的尖銳的目光射着煤油燈。

“又三四天不見了，近日怎樣？”

他聽着我談話的聲音，把尖銳的目光掉換過來瞪着我。我十分驚懼他那神氣十足的目光。

“呵！呵！”他無意義的說了這一句。

我知道他沒有聽明白我的話，我又補說一遍：

“三四天不見了，現在怎樣！？”

“是的，的確是三四天不見了。怎樣嗎！沒有怎樣；還不是與三四天以前一樣的。其實像我這樣的人，謾說三天四天，就是三月兩月，三年兩年，再遠一點說十年八年後見着我，還是一塵不變的。這三四天來，不祇我沒有變，就是四圍的環境，也一樣沒有變的。凜冽的北風，霏微的冬雨，仍不時在起，不時在落。寺裏的鐘聲，室中的靜寂，不是與三四

天以前一樣的輕敲；一樣的靜寂?!朋友!你聽!雖然，我的軀壳擺在木板上，但我却不曾熟過一點鐘的好覺。——在這三四天裏。——假如我這幾天的思想若能是有條理的話，怕我已成了一個有所發明的思想家了!但是，糟雜的胡想，有什麼長益!?這三四天來，古今中外的人事物相，皆被我想遍了。結果仍一無所得，徒使腦子發張而已!唉!人生.....”

“你是有家信來的罷!”

力人聽了這句問話，如受傷的野獸似的，把兇利的眼光猛刺我一眼，就掉頭轉去望着那被書籍，紙片，狼藉包圍住的煤油燈了。足足待四五分鐘才慢慢的回答我。

“嚙!”

在他未說先嘆的時候，我很失悔不該如此問他。他之不喜歡談家事，不是我不知道的。



“你還在代我注念家庭嗎？我是沒有家庭的了！家庭也許還在繫念我——雖對我不滿。——我已經視它爲一個萬惡的集體，決意與它脫離了。半月前，一個南來的同鄉來訪問我。和我說了半日的話，知道我的家庭更糟得不成樣子。父親又討了第八個姨太太，把第五一個送與姓烏的軍長去了。母親不知如何夤緣，把三弟寄拜與王部長，想在財政部或交通部去找個差事。你看這種透骨可恥之事，——人所不做的，我的父母做到了。唉！這還是小事，還有：……不說……好罷！乾脆說出來，有什麼不可以對人言的事呢！？還有他一件事，——我的父親——在秋初的時候，因礦坑的工人，——礦坑是我家開的——請改良待遇，增加勞銀的事而罷工，他在灤州去請了一營兵到礦坑來，殺了三個礦夫代表，開除了一百多名礦夫。事情到如此平息下去，可是他的心啊……唉！不說

了罷！這就是我的家庭！我不願說的萬惡家庭！”

力人談至此，便將右手舉起擦擦他紅潤的眼睛，徐徐的橫躺上床去。

## 二

幽暗的燈光，照在力人的臉上。他那副土白的臉，因為這燈的光耀，顯出油綠的浮光，越發面無人色。

我想走上前去安慰他一番。但又想可以不必，因為安慰人是白費氣力。我所要用來安慰他的話，不一定是他願意聽的。人與我不是一體，故人我間有萬重雲山的阻隔，想打破萬重雲山去勾通我與人之心，怕我沒有偌大本領！嶂翳不除，而欲藉自

己的酒杯，消他人塊壘，直是隔靴搔癢，不中要害。他人倍加煩腦，自己白費氣力。

自己的心中仔細想了一陣，以為去勸勸力人，固然是不關痛癢的安慰，不做為佳；但眼見着支離病榻的好友，因談及家庭瑣事而悲憤傷心，心中却也難過。不覺自己亦落下幾滴淚。

“天呀！為什麼把我們窮人聚集在一處！？天寒日暮，窮病交加，相對愁絕，如何如何！？倘若我的境遇比他好點，或者單是他的境遇不壞，我們亦可互相幫助，不至相對愁絕，相見唏噓。縱然是我們命該如此，也可聽憑我們去飄零，天南地北的各去淪落。如何偏要相聚在這古城下，如膠似漆的分不開手。現在大家的窮境一天比一天增加，他的病也一天比一天利害，這將如何是好！？天呀！唉！……”

他靜靜地躺在木板上，無所思想似的。我則一壁流淚，一壁想我們二人的困境，不覺大家沉默了

一點多鐘沒有說話。室內比什麼也冷靜。我坐在椅上見着兩隻小鼠，由壁上跳下來，慢慢的在棹上爬着尋找食物。牠毫不懼人地把兩隻足搭在煤油燈座上，尖銳而貪慾的眼光在棹面上搖閃，擡着牠那疏稀的鼠鬚，做出眇視傲慢的神氣。

“咳！”

我咳了一聲，小鼠偷偷地隱去了。書屋裏的沉寂，被這一聲聲咳驚破了。

力人亦把呆板的身軀坐了起來，將眼睛注視着在屋梁上停住了的小鼠，小鼠亦注視着他，四隻尖銳的眼光，相互的閃爍。

“屋裏的小鼠，胆子真大。”

我想把這句話來引誘着力人，使他由空虛沉寂中，得到一些兒生意。

“是，鼠子的胆子很大。”

他答應了這句極簡單的話後，又後緘默不言。

我很踴躍不安。

“我的來意，是想在他這兒覓點熱力，偏偏他今夜更比我還冷靜。早知如此，我孤坐在我那破屋裏還要好些。既是來了，又不好即刻走了回去；我走了，他今夜如何消磨得過去？好！我總得要承住氣，與他暢快地談一談，使他得點安慰，我亦藉此以消滅沉寂，豈不是好？”

我待了好久才慢慢向他道：

“力人！我今夜覺得你的臉色，要比前幾日好些。”

“是嗎，不見得罷！”

他不自信似的走往書棹上去取鏡子。

“的確你的顴骨以下比以前豐滿多了。我很希望你的身體日見健康。瘦削的臉，一天比一天肥滿。我們兩朋友把着臂到社會裏去努力作點事業，把我們平日所談議的抱負來施展施展。力人！你看

有多麼好!”

他把鏡子仍放在原處，坐回床上。

“我自己是不覺得的。經你說破，我亦的確長好了許多。是啊，假如真是身體復元了，到社會裏去作點事業，那何消說得呢！就是去犧牲，亦是很有趣的事。”

“由病裏健康起來，是極幸福的事。”

“是啊，人的幸福，是沒有那樣敢得上身體健康的！近來，我不行了，尤其最近兩月，飯喫得很少，甚至一兩日不喫一餐，亦不覺餓。失眠，洩精，這兩宗病就是我身體不健康的原因。”

“慢慢的罷！我相信你的病不會不能恢復健康的。單看你那副不甚瘦削的臉，就證明了你是將要恢復健康的初兆了。朋友：安心些！社會上有許多偉大的事業，留待我們恢復健康以後去做啊！”

我這一腔話，把力人說高興了。他那灰白的面

孔，因為他高興的笑容，震動出潤紅色的血絲；精神亦比以前興奮得多了。

力人的身體，我是明知道日見衰弱的，我的話無非是個騙詞，說來恭維他，使他在我的妄語中得到安慰。我對他從來沒說過誑話，這次是沒有法子才初試的。

我欺騙他的話，使他極自慰的狂喜。

“你的身體怎麼樣？”

在他極自慰的時候，忽然他奇突的問了我這一句，使我躊躇了好久不能答覆他。

我的身體亦是和他一樣的日見頹唐，是我自己知道的。適才因為我要安慰他，才用話來欺騙他。現在談到自己身上，難道用話來欺騙自己不成！？

他的問話，使我心中自覺地蒙上了一層悲哀的薄紗。



“我的身體亦不很好!”

“的確你的身體不很好。你看你那眼外的黑眶，瘦小的下巴，決不像沒有病的人。既然有病，自己也應該留心調養，不要自寬自慰的說沒有病，馬馬虎虎的把健康失掉了自己還不知道。”

力人的話，使我淡淡的悲哀陷進憂鬱去了。我想藉故躲閃開他的話，走到棹前去，看看他那散亂攤在棹上的書籍。

雜陳在書上的散亂紙片中，忽然一個桃花色的信封很綽綽的刺進我的眼簾。信封的左側有這樣一行字：

“相根由蕪城寄。”

字跡絹秀，一望而知是女子寫的字。我遂指着桃花色信封，向他道：

“力人：這桃花色的信封，是誰寄給你的？”

“是一個朋友寄來的。”

“纖細的字體，很像一個女子寫的字。”

“那裏……”力人僅吐出兩個字來，忽又止住沒往下講了。臉上顯出肅然地極嚴謹的表情。但我急于要知道這寫信人的姓名與他的關係，故追問他道：

“廂根是你的女朋友？”

“哦！那信封上的字……哦，是我的朋友的字。”

“力人：你不必含含糊糊的支吾其詞，我已經猜準了廂根是一個女子。請你把他和你的關係告訴我。”

他苦悶着思慮了好久，才用極誠懇的態度對我說：

“我和這位女子的關係，我從來就很祕密的沒對人說過。你初問我時，我仍持着素來對人的態度對你。但我過後一想，是沒有向你保守祕密的必

要。現在，我就乾脆告訴你罷，…… 唉！但是……  
…那是如何傷心的一樁事啊！我所患的不治之病，  
與這件事體有極大的關係。”

談至此，他乾咳了兩聲，轉一回氣，又才繼續說下去。他那嚴謹的面孔，很迅速地變為淒楚憂鬱了。

“我和這個女子的關係，是在六年以前。那時我在北京一個大學裏讀書，正當新文化運動初發動的時候，大學裏創辦平民夜課學校。我就作了這平民夜校丙級的主任。

“是一個春天的夜晚，木海棠和薔薇皆開了花。一陣陣花的香氣，被晚來的春風吹進課堂來。

“幾個小學生領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亦正在這香氣襲人的時候走了來。那女子很嬌羞的靜立在我坐椅的旁邊。——雖然來在我旁邊的不祇她一個，但她那天真的驚怯的美麗，印象在我的

腦裏獨深，故我覺得立在我椅旁的祇有她一人。

“幾個小學生雜七雜八的在我旁邊嚙嚙道：

‘先生：這是北河沿湯阿順的女兒。她願意在我們的級上來上課。可以的嗎？先生！’這個學生說完了，那個又擡着嘴重說一遍。有一兩個年紀更小一點的，一壁說，一壁把手伸在我頭上來揉亂我頭上的短髮。

“我聽任這些小東西在我面前擾亂，不理他們，祇顧把目光瞪着注視那少女，——那嬌豔絕人的少女。她是一副鵝圓形的面孔，眉下閃鑲着一對晶亮的漆黑眼珠。最使人沉醉的是她嘴角兩旁現出來的笑渦。那笑渦的美處，却也非我的口舌形容得出。若把玉潤珠圓來形容它，也嫌太過譬比得粗淺，形容不當。總之，朋友：她真是美麗。請你恕我，恕我不一一的形容出來。其實形容得出來的，其美麗也就有限了！要我詳細的把她的美指點出來，也

是可以不必的事，像數學家那樣一定要說眉毛多少根？身長幾尺幾寸，腰大一圍或半圍，那有什麼意思呢！總之，朋友：你相信我是不扯謊的，說她是個絕豔的美人也就得了。呵！也許你將要說我的話太概括了罷！這我也承認。實在我的心思和代表我心思的器官太不巧妙了，不能把她的美處說出來。——實實在在你也該寬恕我，現世界的人類，着實還很幼稚，許多事事物物，能用言語文字代表出來的——漫說是很真切的罷！——有好幾種呢！衆大的人類都如此，所以我也就應該寬恕了。現在你該明白我不能用言語來形容她美麗的道理啦罷！那末這話太說遠了，我們直切了當的說那夜的事。我把她飽看了一頓之後，遂坐在椅上發癡。不提防包圍着我的那一羣小東西又在胡嚷了：‘先生！可以的嗎？可以的嗎？’像田蛙似的，這個尙未叫完，那個又開始咕噥了：‘先生！先生！’

“可以的嗎？你在發什麼癡呆啦！我們在問你。”更小的幾個小東西就開始惡作劇，一壁揉我，一壁像如此的說：‘小銀：扯罷！如何不扯他的髮辮，他不說話我們也不扯嗎？’我被這些小學生曬皂不過，祇好答應他們說：‘可以。有什麼不可以呢！你們領着她往登記處去記個名。’我講完話以後，這羣小東西便簇擁着那個少女一流煙似的飛跑了。但我仍呆坐在椅上默憶那去了的少女的面影。

“朋友！那時我感到什麼！？我祇感到花的香氣和那少女的面影。其餘我什麼也沒感到，什麼我也沒想。——甚至我當晚應該講什麼課，我也是全不在意的。

“自此以後，我便作了這位少女的教師了！這位少女是誰？朋友！就是廂根，就是你殷殷至問的我那朋友廂根。”

力人的臉上浮出怡然的喜容。他那病態的憂

鬱的苦相，不知消失往何處去了！

我把懷中藏着的香煙，遞一支給他。他敏切地立身起來，接受了我手中的煙，即刻就擦着火柴，放往唇邊去。

“喂：你近日來亦是喜歡吃煙的？”

“爽快的時候，也願意薰來玩玩。這東西也的確是談助啦！”

“以後怎樣？”

“以後嗎，以後我就作了她的先生，一天一天地和她接近起來，不過，我這方雖朝夕神魂顛倒的傾慕她，而她却是帶着女孩子氣，天真爛漫，對我總是不即不離的。

“記得有一夜，夜校的課程完了以後，學生都散去了，祇有她獨留在課堂裏。明亮的電燈光照在她那蘋果色的兩頰上，使我心中怦怦的跳動，全身的血都熱了。我那時愛好她的心情，真是無法收拾

得住，遂爲牝獸似的躡走到他棹前去問她：‘麻根：這深夜了你爲何還不歸家？’她說：‘趁着這燈光，好在這兒補課。先生：家裏的煤油燈怪陰暗的。並且坐在床上寫字，也不很方便。’我遂要求她道：‘你課補完了以後，我想和你在長青藤下去坐着看明月，大夥兒坐着談天，你可願意？’她即刻就毫不猶豫的答應了我。

“當夜，如眉的新月，清明地掛在悠藍的天空上，她那銀沙似的光輝，普照了課堂外的園庭。園庭中幾株銀杏和白楊，把它新發的嫩葉來呈現在月光下，鵝黃色的小圓葉，沉澱上了一層銀灰色的色調，更令人神往。

“我走出課堂，坐在藤枝下的一張長木橈上，被這春天的詩意的夜色包圍住。我遂憧憬于我兒時的美夢。我夢着我在菜花叢中跳舞。蝶形的豌豆花做了我頭上的花冠，黃蜂和彩蝶，把它美妙的歌



曲，燦爛的翅膀，在我的耳旁奏唱，在我頭上或住或起的旋舞。

“雖然這是個春天的月夜，是個清絕幽韻的晚間。然而我的心充滿了花枝爛漫，綺縵春畫的意境。她之快要來臨的希望，在我心中，更是無邊的春意。這希冀的心，它把握住我的靈魂，在我快樂的心地上，建築起一座高大的尖塔。那塔尖放出迷離七色的足光，在那巍然的高處，向我兒時的美夢炫耀，向我感覺到的朦朧月色爭光。

“我那無邊際的夢，正在那兒幻滅，生長，……不曾留意廂根已經偷偷地走來坐在我的旁邊。她驚訝着笑向我道：‘先生：你自己笑什麼來呢？哈哈！’她的笑聲，使我感到愚蠢的不自覺的慚愧。乃掉身過去向她解釋道。‘今夜滿庭的月色花香，使我觸到兒童的時代，春天來了，我們在菜花的叢中，和着蜂狂蝶舞。甜蜜的回憶，不覺地遂在臉上

手足上表演了出來。這種無意識的愚蠢行爲倒使你見笑?’他遂一聲不響的祇是笑。

“我們一壁觀玩這月色下的春宵夜景，一壁我又問他：春天來了，有什麼感想？她說：‘在春天裏過活，有不能言說的快樂。因爲春意是模糊的朦朧的淡影，故它的快樂是不能言說的。當着薄冰在池塘裏解凍的時候，嫩黃的枝芽，點紅的花苞，從粗大的老幹上，青健的枝條上，抽發了出來。迎春鳥在小花上剝喙，明晰地鳴叫。我於是知道春來了！我年年歲歲尋春的方法，就是在這池上枝頭，鳥語花香中去尋覓的。可是在我胸中的春意，我不能描畫得出；那也不是淒幽悱惻使文士哀傷的秋悲，也不是凜冽陰霾，使戰士慄縮的冬寒，更不是茂翳扶舒的夏感。是什麼呢！？先生：真沒個很恰當的形容，覺得在我醉眼朦朧時的心緒，有些微彷彿。但也祇是彷彿，要說出極真的春之感想，那祇好待春

自己去說明好了!’她這一篇話，把春天的景況和感想，皆淋漓痛快的活畫出來。我心中不曾體驗到的春日之感，皆被她補圓了不足。心中無限喜悅，盡情的讚揚她；她却毫不傲譎地把那安靜的眼光看着由藤葉上篩下來的月影，把足尖跳踏着搖曳的散葉。

“她那安靜的微笑，活潑的舉止，使我越發傾倒，熱熾着心中的愛念。巴不得擁抱着她，向她說明我戀慕她的積蘊。我問她‘今年幾歲了呢?’她說：‘今年十五。’我說‘論年紀我比你大，我是你的哥哥啊!唯，廂根：你可不可呼我是你的哥哥呢?’她笑着回答我道。‘先生：是啊，你的年紀比我大，所以你是我的先生。你不是我的哥哥，是我的先生啦!我永遠稱呼你是先生。先生!先生!哈，哈，哈!’說完了話，她就站了起來，再笑着說道：‘先生。暫別了罷!月兒已經有半面隱藏進白雲裏去了。時間已

經不很早，我將乘着這月光未落的時候回去。先生！……’她於是走近課堂去，攜着書本，由走廊下去出校門去。我呀，癡呆呆的坐在那兒，看着她遊戲似的走進課堂去，很安祥的在廊下走；看着她穿過迴廊的轉角，她的黑影就不見了！空餘下的我呵，在那兒伴着清絕的月色，浮疏的藤影，領略這空虛與清幽的滋味。唉！……”

力人談到這裏時，他那有力的談鋒，頓然切斷了！臉上也沒有微笑。

“力人就是這樣定了的罷！”

他打了一個失笑。

“哼哼！那裏呢，要是真是如此而已，那還是一齣值得人們歡笑的喜劇，如何能使我憂傷憔悴，成爲不治的病？現在我全體很乏氣力，精神也疲倦，很想躺一躺。朋友：請你讓我躺一躺再說罷！”

力人說完了話，橫躺下床去，黯然的燈光，照

在他的臉上。小鼠又由壁上偷偷地潛行下來，伏在一本大字典的背後，把一雙鋒銳的目光由書上透過來射着我。

### 三

力人在床上睡了沒有好久，復坐了起來，望着  
掉上那目光刺人的小動物嘆道：

“唉！我們困窮到小鼠亦來欺凌了！”

“覓食的小鼠，與人的困窮是無關的。”

“你看牠那射人的目光，不是欺凌我們的？”

“不管牠罷！我們談談關於廂根的事。”

力人伸一伸腰才開始繼續講道：

“自從那一夜以後，我愛戀她的情意，確一天

比一天深，如有一晚她是不到課堂裏來時，我好似失羣的孤雁一樣，在課堂裏來往徘徊，在她坐的一張書棹上去呆坐着。由課堂的窗洞望着天際的浮雲時，我就把雲樣來比擬她的麗影。她的面影，若一旦被我想到時，則我心中有無限的快感。若想像不到，或想像的影子不畢肖時，則煩惱不堪，感到不能言語的空虛。至于她對我的感情，比以前倒也深進得多。可是那一種師生的拘直，不即不離的態度，仍不能免除。時時在我們愛情的湖面上，蕩着微波。在那時也許是她故意興風作浪來使我又驚又愛的也說不定。不過，我這初操楫橈的舟子，不能不認它是風浪，而懷着恐懼。

“那年的暑假，夜校放了假以後，幾乎有一月多不見她，我渴念得什麼似的，沒法時才寫了一封信給她。信交了以後，天天都走往大學號房裏去詢問有沒有我的信；有時雖也得到一二封信，可是沒

有一封是她寫的。

“時間過去了好久，她的回信，仍是沒有；於是，我對於她的回信才斷了念。也許是我的信沒有交到？遂鼓着勇氣想做一個再敗再戰的英雄，聯着寫了幾封信去。

“朋友：你一定很心焦的要問我以後得着回信沒有了！此時，——就講話的此刻，很安靜的答覆你：後來，是得着了！你也該歡喜了罷！——在寫去第六封信以後。不過，信很簡單，僅僅幾個字：‘敬愛的先生：來信收到了。根覆。’

“朋友！雖然是幾個字，可是已經使我歡喜得不能睡了。我整夜的把這幾個字來念了數十百遍。你想：‘敬愛先生’這樣稱呼，如何值不得歡喜呢？！這封回信以後，我馬上又寫了一封長信去，把我得到她回信以後的變態心理，瘋狂行爲，畢真的，毫無假借的——告訴了她。而她有沒有回信呢？朋



友，真是短興得很，又沒有回信！’

“暑假完了，——我早就希望它早些完了的！——平民學校開課的那一晚，她那天真活潑的小圓臉，玉潤珠圓的笑靨，又復現在我的眼前。我如未啣羈勒的野馬一樣，立即走了過去和她握手。我這種粗野的舉止，我想學生和同事們是一定覺得的。不過，我無暇顧及他們的嫉妬和鄙視。我問她：在假期中交來的幾封信皆收到了嗎？她微笑着，——但不像掩飾過失的微笑！——答覆我：‘先生！每封信都收到了。我想要和先生說的話，用信寫出來怕不周到，況且，我的學識，先生是知道的。我的筆，一定不能把我腦裏想的事盡量代表得出。故我終于沒和先生寫信。曾記有一回寫了幾字給先生，可是說不上是一封信。先生：我們以後是要常常會面的，請先生隨時指教。’她的話，使我疑信參半，猜不透她究竟是愛我不愛我？我無言地離開了她，

心中悵然了好久，迄到講課的時候，要想總不能集中到書本上來。

“時光一天一天的過去，我們倆的愛情仍然在一條曲線上進行，我固然是赤心耿耿地戀着她，而她却在愛我的當中，夾雜得有許多師生的含糊的不是真愛我的氣分。——這是我當時的揣測。如把真的愛情來當太陽光，那末，這些隱晦的氣分就是遮着陽光的煙雲。有時我很想斬釘切鐵問她：究竟愛我不愛？但又恐因此鬧絕裂，甚至這一點迷離有趣的愛之滋味亦不能保留，故仍未奇突的去問她。箭快的流光，如到了那年年假的時候，大學和平民夜校皆放了假。我因厭棄大學宿舍嘈雜煩囂，遂遷到積水潭旁邊一家旗人家裏，分屋居住。屋子雖不十分好，但空氣清潔，臨窗便可看到積水潭上的冰橇雪艇，枯樹棲鴉。我自避居在這避靜潭畔以後，大學和前門一帶熱鬧地方皆少有去，每日

早晚看點兒想看的書外，午後就到潭上去散步。潭裏雖結了冰，但在冰上坐冰筏，溜冰，亦是最有趣的事。尤其是當着夕陽西下，寒鴉歸林的時候，塘上有絕好的景緻。夕陽的殘暉，反映在冰面上，把一個十頃的池潭，變作五光十色的琉璃世界。奇異的，多色的光條，現在冰面上。幻滅，出現這許多光條，經過不平冰面的曲折，又復反映成刺目的千萬條彩線。點綴在池潭旁邊的古榆衰柳，一葉不着的靜立在那裏，苔蘚斑駁，古幹森然。

“一夜，呵！朋友！那是最沉痛的一夜！……  
……”

力人說了這句話以後，臉上如蒙上了一層黑沿似的，顯出灰白中夾着黑色的油光，把右邊一隻眼閉着，乾咳了兩聲：吐一口痰沫在地上。那痰沫落地的聲音，沉重得可以聽着。咳吐完了，他又才繼續說：

“一夜，約摸是七點鐘光景，我因為爐火已熄，便躺上床去睡了。睡不到兩點鐘，我醒了來，見着白亮的光由玻璃窗外侵襲進來。我以為是寒月的光輝，遂把窗戶推開，將眼看出去。但見黃雲漫天，四處皆白；沒有來往的車馬，也沒有飛翔的鳥雀；冷清清一彎涼月挂在灰黃的天空上，暮然無光地在那兒羨慕這銀亮的雪地。我於是關好窗戶，披上大氅，走出門去。沿着潭上的沙路向西走。皮鞋踏在雪地上，發出吱吱的響聲，好如受不了壓迫，發出來的掙扎之聲。挂在林梢上的雪團，由樹上一團團地落了下來，打在我的帽上，或者落在我前後的沙地上，鏗，鏗的響。走過了石橋，踏着石級走向潭上的寺門外去。到了寺門外，把大氅解了來鋪在一個大石上。坐在石上，細玩這粉市銀山似的雪景。

“我坐在四圍銀亮的雪堆中，心中如此想道：

這個千年的古都，被大風捲挂的塞外黃沙，專制政府下餒養的臣民，弄得來污穢不堪，積滿了掃不去的泥沙，堆上了除不潔淨的渣滓。然而一夜雪花，就把這些掃不去的說不潔的污物，皆和盤掩蓋了去，了無痕跡。雪的功績，真比什麼都大！假如我們的人類呵，亦有雪那樣的魔力，那末，這大地上的一切醜惡的事，將要被這力消除得了無痕跡。  
.....

“我正坐在石上幻想，忽見一個黑的人影，由我來的雪路上走了過來。愈走愈近，黑影亦愈漸大了。看看就走過石橋登上石級，臉的輪廓，亦漸可分明。惟頭髮是散着的，不能見其眉目，臉的下部很陰暗，鼻以下好似全無嘴唇似的。我的心遂惶駭了，張大瞳孔注視着黑影的來處。而它却登完了石級便向我猛撲過來！我的眼昏花了，身子也無力掙持，躺下石上去。眼中見着如螺旋似的黑光

圈，一圈一圈地放大出去；又縮小了回來；足足經過了兩三分鐘，才停止了這幻覺的演變。但身上却覺到被一個沉重的身軀緊壓住；一雙鐵冷的指爪，放置在我的頭上，潤濕的口唇吻着我的右頰，我的眼臉被細柔的亂髮掃得怪癢的。這些生疏的奇突的感觸，使我恐懼得發抖。我把雙眼閉着。不一會我聽到一種細弱的無力的聲音在我耳邊，叫着我的名字。我睜開眼睛看，在我耳旁說話的，就是廂根。我一驚一喜的不知如何做才好！她見着我這種恐駭的神情，即忙把我扶起，一同坐在大氈上。我定一定神，把頭斜過去看時，她却把兩手圍了過來，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她那鐵青的面上，顯出極其淒楚的表情。身上穿一件深青色的面衫，被粘着的雪花潤溼了。

“我看着她那可憐的顏色，和她那哽咽的哭泣，不覺亦流出了眼淚。問她究竟是什麼事，她可

哽咽得不能說出。足足待了好一會才收了泣向我說。因為她們家裏是很貧苦的，父親是個鐵路工人，母親幫人縫補衣服，一家三口全靠她父母的工資來養活。不幸京奉路上發生了罷工的事，父親被路局開銷了，閒坐家裏，無事可作；母親得的零星工資有限，不夠供給她門三人的飯食。不得已時，她父母才想了一條出路來減輕家庭負擔，且可增加一點不勞而獲的家庭收入，由南池子薦頭行劉媽作伐，把她嫁與一個姓喻的商人為妻（？），大約可由姓喻的拿出聘金三百元給與她的父母。此事已進行了一月有多，她却茫然不知，卒至下雪日的下午，才由她母親告訴了她。說是明年正月燈節以後，她就須要隨着姓喻的商人到南方去結婚。她聽了這一聲霹靂，在家裏哭了半天。她母親極溫情的來撫慰她，說：姓喻的如何有錢，在九江蕪湖及長江各大埠，做了好幾間字號，嫁過門去，穿喫不完，

比坐在家中捱餓受凍要好幾百倍，本來父親和她都是捨不得離開她的，不過爲生活所迫，痛處割一刀，無可如何的事！她聽了她母一翻勸慰之後，愈見生怒，悲情無已！她在家中哭泣了半日，仍是無法可想，乃于晚間偷偷地冒着雪來找我。可是走進我的屋去，屋中空空地沒有燈火，沒有人影，祇見着書棹上和屋的中央閃着由窗外侵襲進來的白雪光。她感到無涯的空虛的悲哀，又復陰影似的走了出來。在門外見着雪地上有人踐踏的足跡，她遂揣測是我的足印，跟着足印走，才在寺門外見着我。

我問她來找我是什麼意思？她說道：“力人：我是愛你的，我以前早就愛上了你。（她一面說話，一面緊摟住我的頸項吻我）不過，我沒有在言語上和表面上露出來給你知道。——或者有時情不自禁的表示了出來，自己是不知道的。——甚至我對子



你，像很是生疏的，使你煩惱，使你失望。曾記得有一次在課堂外的藤樹下，你叫我呼你哥哥，我那時真是忍性不住想立即那樣稱呼你，好容易才忍耐住沒有示意出來。後來幸得是我早走了。不然的話，我恐怕早已洩漏出我對你的相思來。力人：我是知道你十分愛我的，我現在遇着了這宗傷心事，你當如何的設法打救我？你未必眼睜睜看着你的愛人去作商人之婦？力人！力人！我的哥哥！我最親愛的好人啊！你如何救我？你如何救我？”我聽了她這幾句一字一淚的話後，心中生了無限的哀感。然而在悲哀中却也含着新的歡喜，因為一年來的刻骨相思，到了這歲暮天寒的雪夜，忽然得了個好的收場，怎不令我歡喜？！

“不一會，雪花又紛紛的在下了，我把她扶了起來，將大氅披在她的身上，一面由積雪的石級上走下橋，一面極慇懃地和她談話。我允許她明天就

打電回家去兌款來接濟她的家，免她受金錢的壓迫而做不愛的商人的妻妾；并要求我的父親允許我和她結婚。她聽了我的話，亦十分歡喜，馬上收斂了她愁慘悲泣的戚容，緊貼在我的腋下，一說一笑的踏着雪走。我們走到新街口上時，才雇到車子，送她回家。”

力人談至此時，喉中像很乾燥的，我把溫瓶餘下的開水，斟了一杯給她。她喝了一口，把杯子輕輕的放在棹上，又乾咳了好一陣。我急于要知道根廂以後如何？便不待她咳完，就問他道：

“你的家款後來兌到了嗎？”

“沒有。電報是雪後的翌晨打去的，第三天早晨，接到父親由唐山打來一個電報，大大痛罵我一頓。罵我不自尊重，與工人的女子私相往還，玷辱門第，違背禮教，着我即速收拾行李回家去。我接電以後，知道萬事皆休，希望已絕！惟有自殺而已！”

可惜自殺的計劃，被大學同學及房主人防止住了。  
早知今日如此潦倒，那時自殺成功了，倒也好些！  
……”

“這些消息後來她知道了？”

“後來我寫了一封很悲痛的信給她，向她抱歉，說我對不住她的理由。并且，……”

“還寫些什麼呢？！”

“我約他在除夕夜，同赴西山去情死。”

“真舉行了的嗎？！”

他撲的笑了！

“哈，哈！如果真是情死了，我又何至於偷生人間，作孽不盡？！苦命的人，可憐自殺都不能遂意！”

我失悔我談的話確是太愚蠢了。

“那末，她負義了嗎？”

“她沒有接着我的信，信是被她父親得着扣留

了。大概的情形，想來她是知道了的。在第二年陰曆一月初三的夜晚，我得着她寫來一封信，是由她夜校的同學轉交的。信上說：“家庭防範極嚴，一切皆不得面談，痛苦無已！約在燈節前後，即當被迫離京南下。此生恐從此永別了！萬望珍重身體。”我接了她的信後，慟哭了一夜。”

“你後來就沒有見着她的罷？”

“過後還見着一次，是第二年燈節的次夜，我在東車站見着她。她坐在三等車的車箱裏，穿一件灰布旗袍，頭髮蓬亂，面色慘白，微紅的眼眶內，藏着一對漆亮的眼珠。她那刺刺的目光，由車窗內射出來，疾速地在站台上立着的人們臉上移射。兩頰瘦削得笑渦都見不着了。顴骨如像深谷上的懸岩，高聳在瘦窪下去的兩頰上。我怕她見着我，鬧出意外的事來，遂躲在他目光不能見及的背面。開車的第一聲汽笛響了！朋友：那是多悲慘的一聲汽笛

啊！那‘嗚～～嗚！’的聲響此時尚留在我的腦際。她的臉上，亦頓然變作一種極凄苦的顏色，猶如將要臨刑的犯人其臉上的慘色一樣。待最末一次的汽笛響時，車輪已經軋軋的轉動了！她把那怕人的眼光又內射出來，望着站台上送車的人們。——那時，一個年近五十的老年人，穿一件工人衣服，走近她的身來，把手伸在百葉窗上去。我猜想那個人，就是她的父親。——車已開出站台，她才把失望的眼光掉了過去，可是兩行清冷的眼淚由眼角上滴下來了！至於我呢！朋友！……”

他說至此時，哽咽得說不出話，把他那筋骨嶙嶙的拳頭錘擊他自己的胸部。

那時，寒月已經落了。後湖一帶的雞，在喔喔的啼曉。

我不好勞累他再講以後的事，只得安慰他一番，告別了回來，當我走往床前和他握別時，乳白

的曙色已爬上窗來。小鼠又吱吱地在屋梁上跳叫了。

#### 四

在我與力人談話後的第三天早晨七點半鐘，一長串火車由下關車站開出來，汽笛嗚嗚的叫，車輪在車箱下息款息款的響。雄大的機關車拖着幾十輛車，蜿蜒着在軌道上行進。

在三等車最末一輛車箱裏，有兩個青年。一個黃色面孔的，着一件淺灰色嘩噠棉袍，像怕冷的緣故，把一條毛絨巾圍在頸子上，兩手交叉着籠進袖去。很疲倦地坐在坐板的中間，兩眼不轉動的瞪着

車外，聽任窗外的大地景色旋轉來給他看。在他旁邊那一位，是一個面色青癯，帶着病容的青年。年紀比他大一點，鬚髮森黑，掩及眉目。穿一件青斜紋布厚襖，襖上套一件素面泰西緞馬褂。橫臥在坐板上，頭上枕着一部線裝書。膝關節處彎曲成了一個九十度的直角，腿與脛，成爲直角的兩邊。

這兩個青年是誰？坐的那一個是我，其餘那一個是力人。

因爲在深夜對談的翌日，力人到我那裏來。——自然我們一會面，不是快談，便是唏噓。——我們忽又談到我們所處的境遇上來，大家皆異口同聲的痛罵南京，說南京這個死氣沉沉的地方，使我們青年人沉埋頹喪，永無抬頭之日。我們痛罵之餘，大家又計議了一會，說不如離開南京到上海去。轉換一個地方，看看我們的事業怎樣。即使到了上海，我們的事業，一無發展，在上海請醫生看



病，亦比在南京好。

我們決定了去上海以後，第二日在趣園處借了十元鈔票，第三日一早就往下關去搭車。

是晨，江邊的朝霧很大，溫度不甚低，天上佈滿了陰暗厚重的黃雲，太陽隱沒在黃雲裏，沒有把明朗的眼睛睜出來。

車過了棲霞以後，北風漸漸大了。鐵路兩旁枯黃得只賸下幾絲殘線的楊柳，被北風刮得疏疏的叫響。它那不堪吹折的怨聲，令我聽着起了無限的傷感。由車窗平視出去，平原上的水田，已乾涸得沒有水了。就是平日流水的清溪，也冰凍得不能聽着潺潺的流聲。

我們坐的車廂裏，共有四人，除我與力人外，尚有兩個回農村去的苦力。車裏的窗，皆是下了玻璃的，在玻璃上凝結了許多水點。因為水點凝結得愈多，故由車內看窗外的景色，是迷離不清的。况

且車在飛馳的行進，景色更難得看真。祇見着草原，松林，小丘，殘柳，黃榆，土塋，乾田，……黃一片，綠一片的由眼前向車後跑去。

車過高資，天忽然下起雪來，一片一片的雪花飛來粘在玻璃窗上。我歡喜極了，推開窗，伸出手掌去接雪片。可是一到掌上就被體溫變化成露點了！大片的雪花，如梨花的花瓣，粉白晶瑩，十分好看。被雪風吹碎了的小片，忽然又被風一團團的吹結起來，如‘逐隊成球’的柳絮，在春風中起舞一般。

空氣比未下雪以前更清新，溫度也未降低。我拍着熟睡了的人，——他自失眠以來，晝寢是他的日常工課。——叫他起來，看這飛舞的雪花。

“正好睡啊！不要擾我。”

他說了這一句話，仍自睡着不動；我因為體惜他失眠的關係，不好再攪擾他，遂獨自在那兒賞識這在空中飛舞的碎玉瓊花。

雖是極好歡賞的東西，看久了，就覺得無味。  
我獨自一人把這一片兩片三四片……的雪花看得  
無聊；在無聊中，忽憶起辛幼安的一首水調歌頭  
來。遂倚在窗前，低聲吟詠：

造化故毫縱，千里玉鸞飛。  
等閒更把萬斛，瓊粉蓋玻璃。  
好卷垂虹千丈，只放冰壺一色，  
雲海路應迷。  
老子舊遊處，回首夢耶非！？

回復低吟了數遍，不覺車已停在鎮江車站上  
了！‘雞蛋’‘五香豆腐乾’的叫賣聲，鬧麻了車的遭  
周。雪花雖紛紛的飄打着這些紅凍了面手的叫賣  
人，而他們這般赤足孩子，花布手巾蓋在頭上的中  
年女人，凹鼻子的梅毒患者，却極精神地叫喚，來  
往逗攬生意，全沒注意到冰凍這一回事。車內有沒  
有人買他們的東西，亦是他們不注意的罷！

車門口塞滿着人，竹筐，五香豆腐乾；繚繞着煙草的煙霧，和叫賣人口中吐出來的熱氣；飄飛着雪花。

在這煙氣繚繞，人物雜陳的人道口前，一個提皮箱的聽差走了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年青的女太太，一個男孩子。女太太手裏拿着一個軟皮夾，男孩子手裏提着一個裝果點的小篋縷。那聽差把皮箱放在坐板下面，指着箱子和女太太說了幾句話就下車去了。

那兩個苦力亦在這時候下車的。以後沒有搭客上來，故我們的車廂仍是四個人。

這女太太大約是二十四五歲年紀，橢圓形面孔，皮膚皙白，惟粉白中微透蒼青色。髮絲極細，蓬鬆着緊壓在兩眉。在面色上看，不能不說是很光彩的一張臉，然臉上却現在如秋水似的冷淡之色。她穿一件青絨的長大氅，脚上一雙統靴，亦是青絨

的。在她那瘦削的身材，冷淡的面容上，配上她這一身素雅却裳，却也相襯。

那個男孩，有五六歲的年紀，大約是這女太太的兒子。

她走上車來，把篾纜安放停妥，就坐在我對面的坐板上。男孩子則跪在坐板上望着車外飄飛上車窗上來的雪花。一面望雪在飛舞，一面叫他的母親：

“媽媽：多好看的雪呵！好看！好看！”

“是，雪花是很好看的。乖乖：你冷嗎？”

“不，媽媽：像鵝毛似的雪花，好看啊好看！”

“啊…………”

那時車輪已經息款息款地推動着車前進了！

在她答覆了她孩子的話以後，她就無言地把那微帶淒愁的面容埋了下去，如有所思的神氣。

她埋着頭想了一回，便把頭抬起來望着我，復

又埋下頭去。又抬起頭來望了兩三次，以後就不復抬頭起來望了。

在他望我的時候，自然我亦是凝神望她，可是她那望人的眼色是愁苦的，是無邪的。她的眼望我一次，而她的臉色却變冷一層，直至最後埋着不動時，她那微帶蒼然的臉已經變成淒絕的純青色的苦臉了。

我心中感到無名的不安，作如此的想像：

“是爲什麼呢?!她是厭惡我孤寒褴褛嗎?不看就得了!何必看了來又惡心?在她愁雲密布的臉上，說她惡心是冤枉了她。啊!是看我衣單袖薄，面目黃瘦，疑我是刷柳刷白的朋友嗎!錯了!錯了!我雖然窮寒至此，尙未能到那剪柳刷白的地步。……是我錯疑了她罷!她那純潔的悲哀的臉上，沒有我所疑慮到的懼恨之色。……那末，她是爲什麼來由?……”

我的心，被疑雲緊鎖住了，解釋不開。低眉皺眼的想了很久，仍然想不透。

“媽媽：你看啦，那溪頭上立着一頭大水牛。哈哈！是誰的呢？！媽媽！媽媽！你看啦！”

“————”

當我正在冥想之際，忽聽着孩子這樣呼喚他的媽媽，可是她沒有應聲。我很詫異的去望她時，她已紅潤了眼臉，瑩瑩的淚珠滴了許多在絨氈上了。

我更深一層的疑慮：“究竟是爲什麼來由？！”

我不好再盯着眼望她，使她難爲情，遂傾斜着身子，向着睡熟了的力人喊道：

力人，力人！起來啦！你看車外滿天的飛雪，多精神啦！一年能見着幾次飛雪？！”

他回復我幾聲呼哧呼哧的鼾聲，使我觸到漠然地空虛之感。

我坐着難於熬耐這不能解釋的疑慮，與無聊賴的孤寂，遂走到車窗前去看看窗外的雪景。

此時車將行近丹陽，雪比在鎮江以前下得更大。地下的雪已堆積到兩三寸厚。松林上，草屋上，皆鋪白了！白雪壓在松林上，最好看；因為蒼黑的老幹，翠綠的針葉，點染了粉白的雪花上去，白綠相間，令人生了一種樸直恬淡的快感。

栽在鐵路兩旁的柳樹上，掛着無數光瑩圓潤的冰條，雪風一吹這一條條的冰落在車篷上，玻璃窗上個丁璫的響。



## 五

“先生：你是搭車到那裏的啦？”

我正倚住車窗，在那兒玩視這隨風飛舞的雪花，傾聽這擊玉破環的冰碎，忽焉聽着這個聲音，乃側轉身去，看看是否那女太太在問我的話。果然是她正對着我在說。

“太太：是你在問我的嗎？”

“是的。先生！你是搭車到那裏的啦？”

“我們是搭車往上海的。”

她的眼淚已經收了，僅在鼻的兩邊，還有些潤濕的痕跡。紅紅的眼皮，腫大起來幾與眉端齊平了。她談話時，雖竭力鎮攝，強在臉上現出怡然之色，可是嘴唇一閉，臉上又冰冷地露出愁容。當我答復了她的問話後，她又指着臉着的力人問我道：

“那睡着的是你的朋友嗎？哦！是同窗的朋友罷！”

“我們雖沒同過學，倒也是極知己的朋友。他有病。你亦是看得出的啊！他那蒼白的臉，浮腫的眼眶，……”

“這樣下雪的寒天，在無被墊蓋的木板上睡着，是對病人不相宜的。沒有帶被的罷！”

“成了習慣，也像無礙！他入冬以來就開始患失眠，足足一兩個月了。這些日裏，晚來他是一眼也不會睜的，睡眠要留待白天來補足。並且睡時不

用破蓋，是他的習慣。”

“有病的人是不可大意的！”

“太太：謝謝你的好意；承你關注我的朋友。  
喂！你們亦是到上海？！”

“要在無錫下車的。”

我和這位愁雲滿面的太太如此一問一答地談了好久，才知道她的丈夫姓鄭，家住南京八府塘。這次因她怕江浙的戰爭要牽連南京，才避躲到無錫去的。她的母家住在無錫城內，父親是無錫有名的教育家盧雨橋先生。她的名字叫曙青。那小孩就是她的兒子。但她這一篇身世，皆與我心中所急于要知道的不相干。因為這與她鬱結於心的苦處沒關係。

我想由她丈夫的關係上去試探她淒愁的底蘊。

“你的先生還住在南京的罷？！”

“他嗎！”她說到他字時，字音用得很有分量。臉上彷彿帶着憤然的神色。“他早已離開南京了！在三年以前。哦！恐還不止三年啦！當阿雲——她指住望着窗外飛雪的孩子。——歲半的時候，就到北方去了的。”

“他是在北方任教育的？！也許是一個青年教育家啊！”

我揣測着問她。

“不！”這一個沉重的不字說了後，她的喉嚨如塞着石子似的，待了好久才緩慢的一字一字的吐出來：“……他如何能任教呢？他，他不知道，教育是什麼一回事！幫軍人們聚斂錢；在堂子裏，打茶圍，吃花酒；給妓女們做花頭；他倒是會的！……”

她的話說至此時，瑩瑩的淚點，又懸在她的睫毛上了。我本很不好再問下去，可是心中的疑團不解，我終于又再問了。

“於今是住在北京的嗎？”

“他住在瀋陽，在十二軍，啊，不，……想不起來了，……大約……在什麼軍司令部當參議。先生：這是我的家庭醜事，本不好暴揚出來給你聽。但是我看你是個極誠厚的人，對你說說是沒有關係，想你亦不致見笑我。那末今天我不妨把我和他的事，告訴你一個大概：我的丈夫，他在年齡上比我大二十五歲。我們已結婚六年，可是這六年之中，同居的時間，不到二年。——啊！先生：請你不要誤會了我是因為受了別離的痛苦，而抱怨我的丈夫。不，我倒反因為離開了他，而得點清閒的快樂。和他同住一道。真比坐在地獄裏還苦！稍有小事違了他的意，他就痛罵我，鞭打我。先生，我的確是受苦不盡啦！什麼人生的快樂，夫婦的愛情，我再也沒福享受過。我爲了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如不是爲着阿雲的關係，我早離開了這痛苦不盡

的人世！記得剛剛阿雲生下地來的第三天，他就跑到釣魚巷妓寮裏去浪醉了回來，我忍不住規勸他幾句，他就乘醉痛打我一頓；我的肚腹上被他踢了好幾腳頭。產後的我，如何經得起他這樣的毒打！？在被打的下午，便昏去了三次，雖經西醫救蘇醒了回來，然病勢一天延長一天，足足患了三個多月才告全癒。我現在時發時止的腹痛，就是那次未治斷根的痼疾。先生：我的痛苦，真是受不完說不盡！唉！這是我命運，怪得誰？！”

她說完話，懸在睫毛上的珠淚，滴流流的滾了下來。

我聽她這一篇痛心的話，意想中即刻就如見着一個滿腮黑鬚，一口黃板牙，穿着長袍緞馬褂，戴着銅盤式秋帽，年紀在五十歲上下的一個老傢伙，緊捏着拳頭，提着足尖，在我面前百般的毒打女性一般。恨不得走上前去，把這受了虐待的女

性，救了起來，掉手過去與這無理性的老賊拚過死  
活。幻想終了以後，我有理智的同情心立即發生，  
即忙這樣說道：

“太太：像你這樣可憐的人，真是世間少有。像  
他那樣無心肝的人，恐怕祇有他一個，依我想像他  
這種人面獸心的人，和他一道做什麼？！”

“我本來早有離開他的心，奈何我捨不得阿雲  
這孩子。”

“孩子是你的，帶着他走，有誰說你失理？！”

“是啦倒也是啊！可是我滿腹的愁緒還一言難  
盡啦！”

她愈見痛哭得利害。

“你亦不必過于悲哀才好。我見着你一上車來  
就悲傷流淚。”

“我因為見着你觸動了我的心事。”

“我和我的丈夫容貌相像？”

“不，你很像我一個朋友。”

“是誰啊？”

“.....”

“你說我很像你一個朋友，他是誰？”

“唉！.....”他將聲音拖得極長極細微的如此說。臉的表情是憂懣中夾着羞澀。在話的含義上，和音的低微上，皆如在自語。“.....唉！...已說出來了，如何好？！.....不說的好，.....喂！這有什麼不可以對人言的呢！先生：他，他是我在北京時的朋友。那時，我們大家都在住大學，他的名子叫雲雪巖。因為同是一個文藝團體的社員，故因此才認識的。後來，我們常常通信，常常會面，一道談文論詩，一道往西山去看朝霞看落照，於是，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先生：不錯啊！他的面貌確是與你很相像。在他臉的下部，比你要稍尖削一點，可是疏淡的眉毛，與突出的前額，與你畢肖。性質上，度態



上，亦沒有不同。他是個極誠懇極熱烈的人。”

他這一段話說了，我才明白了她何以見着我會落淚的原因。

她說話時，她的眼角上，又懸起朝露似的淚珠。她那冰冷而憤懣的臉；却變成純然悲哀的了。

火車已走過丹陽後，風雪更大，玻璃上亦粘滿了雪片，如像一張純白的狐皮窗幃，挂在車外。那薄命女太太的孩子，把玻璃窗推了起來，想伸手出去把握他意像吐的落花飛絮。飄舞的雪花，趁着這有隙可入的窗洞，一陣陣飛入進來撲在我的面上，落在那薄命女太太的髮上。

“阿雲！坐下來罷！風雪很大的。”

女太太把她的孩子叫下來坐在坐板上，那好雪的孩子却極不甯靜的想再跪上去玩弄那冰手的雪片。他的母親遂把裝在篋篋裏的果點開了來擺在坐板上，那孩子才拋下雪的玩好，將注意力移

轉到果點上來。

“先生：不要客氣！請隨便用一點果點。”

“我自己……”

我餓了的心，見着這紺黃色的雪梨，柔軟的香蕉，新鮮的雞蛋糕，巴不得馬上走上去拏了幾個來塞進肚子去。但心裏却又竭力止住這種不客氣的食之慾望，以免露出粗想，使那女太太看着見笑我。故雖經了她的招呼，我仍得要謙虛一下。

“先生：我們雖是初次相逢，我却認你爲一個極誠懇的朋友。喫點兒果子，亦用得着客氣嗎？”

慾望終於戰勝了客套的虛僞的積習，指揮着我的手伸往篋裏去開始選擇了！

“你的朋友，亦請來喫一點罷！”

“讓她好好的睡覺。他很厭惡人驚擾他的。”

“那末，先生，你就請罷！篋底還有橘子。”她一面說，一面將手撫在孩子的頭上去，弄他的柔髮。

“阿雲：你冷的嗎？！”

將雪梨，香蕉祇見塞進口去的孩子擺一擺頭。

“太太：你那要好的朋友，現在那裏？”

我一壁喫雪梨，一壁問她：

“好久不知消息了！”

“你們的感情，是在友情以上的罷？！”

“是極親熱的朋友就是了！在他的性質上，態度上，……我是極敬佩他的。”

“他呢？”

“他是個極熱情的人，對於我的好意，是不辜負的。”

我和他是初次相逢的生朋友，而她竟毫不疑慮地告訴了我這些祕密的話，不能不佩服她的誠篤直率。

“哦！那末你們是互相戀着的愛人了呀！”

“……”她無言，臉上微微露出喜悅。但這微

微的喜悅，一剎那就消失了。皮裏隱藏的愁苦又重新湧現出來。

“雪巖先生如何久無消息？是因為你已經結了婚的緣故吧！”

“我和他結婚的事。雪岩不知道。在我未婚以前很久他就渺無消息了！”

“他是另有新戀的人也說不定！”

“他沒有。不過他自從外國回來以後，——他是在大學沒畢業就跑到外國去了的。——性質和外表皆改變了。他和平的心，變成粗暴的了！詩意的幻想，變成實際的行爲了！從前善體人意，纖細猶豫的性情，皆一切改變。可以說成爲絕不相同的兩個人。當他歸國的時候，我抱着滿腔的歡愉去迎接他，可是什麼皆使我失望：他穿一件工人衣服，一頂滿積塵埃的鴨舌帽歪斜着輕壓在蓬蓬的亂髮上。與我意想中的那頭髮光澤，衣服都麗的舊影，

大相徑庭。我們雖喜笑的談話，親熱的握手，但一談到往事，和我們未來的事情上來，他總表示漠然地不經意的態度。他最歡喜談國際政治情形和國內社會形狀。若一轉到個人的私事上來，他就帶着膜不關心的輕笑了！”

“他對你像是變了心的罷?!”

“他還是極好意的對於我，不過總不及未出國以前的纏綿悱惻，曲意溫承，那是真的。”

“他回國以後，你們是沒談論到以後的事件?”

“是談論到了的，在口頭上信上皆談論過。他對於我們以後的事，倒也不是很冷淡。惟他太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他以為祇要大家生活安定，同居是沒問題的。我們兩人的私事，他總喜歡推移到全社會的事情上去講。他說：“社會上的一切不平等的事情一天不打銷，個人得到安居，也是枉然！住在家里，倒也不識憂，不識愁的鬼混得下去，可是一

離開家庭，走到街市上去，走到鄉村裏去，痛苦的事情，馬上就刺激得你發慌，使你憤恨。況且照我們目前的生活情形看，要想安居，也是不可能的事。”先生：你聽清楚了嗎？！這就是他的主張。像他這樣的主張，所以以後我就祇得閉嘴不談。”

“你因此才斷念，和你現在的丈夫結婚的罷？！”

他聽了我的向話，臉上漸現出不快之色，把臉掉過去裝着未聽到似的，望着他那貪食的孩子。

“阿雲：少吃一點。肚子痛啦！”

我又追向她一句：

“那末，太太，你因此才斷念的罷？！”

“我對他沒有斷念，將來也永遠不會斷念的。”

“你和姓鄭的結婚，即是斷念的證據。”

“你以為結了婚的人，一定愛他那形式上的丈夫嗎！我是被頑固的父母所逼迫才嫁了他的。”

“雖是父母的威逼，到底結婚已成為事實。結

了婚的人，說不斷念，也是口上的話！”

“先生：你像不信任我的話是真的。老實說：我形式上不僅是已結了婚的人，而且是成爲有孩子的母親。然而我的心仍是未結婚前的心情，我不斷的日日思念他，戀愛他。一旦我確實知道了他的消息，我將不顧一切去尋覓他。”

“孩子也不顧及？”

“我可以帶着孩子去。”

“啊！你是在幻想。像你雖婚都沒有勇氣的人如何成？”

“不錯！先生：是我的幻想。我全靠這幻想以生活，這幻想卽是我不斷念的證據。”

“雪岩先生如何一點消息也沒有？”

“這正是我日日憂慮的事啊！他忽然有一天在  
• 學校裏來會我，說他要到天津一個工廠裏去作事。  
我立即阻止他，不要他離開北京。他却笑我太孩子

氣了，把短促的離別來當作像煞有介事的憂慮。自他去後，就沒有一封信來。我急不過才在京津的報紙上去登廣告訪問他的消息。可是啊！……”

她的話突然終止，冰冷的面容上，蒙上了一層絕望的面紗。來往的對話，不知如何又觸到她過去的悲哀，眼角上又湧出了晶瑩的淚珠。我於是不忍再和她談及最悲哀的往事，遂藉故走到網囊裏去，翻了床棉氈來披在力人的身上。

那被果子，點心塞滿了肚子的孩子，笑視着在打鼾的人對他媽媽說：

“媽媽！你看他大張着嘴呼氣啊！哈，哈，哈！”

他對於他母親心的悲哀與眼上的珠淚，一點也沒有注意到。



## 六

車到常州，雪尚未止，地上的積雪堆得更深。立在站上一個掌旗的鐵路工人，被積雪沒着足頸。他穿一件封着兩耳的高領短皮襖，在雪上剝吱剝的走，走得很費力。

賣茶蛋，賣五香豆腐乾的一干人，不如在鎮江時擁躍，遠遠地在車頭那面叫喚兩聲就不響了。在我們的車門口，是一個也沒來。

車出了常州站以後，那個可憐的女太太又和

我繼續談話。她問我到上海去是什麼事，我把我們過去的淪落情形一一的告訴了她。我一壁說，她不住的發出同情於我們的嘆息。當我談至力人病重以及到了上海，不知如何生活的話對她談時，他把那淒愁的臉，轉了過去，望着車外。足足待了好一會才扭轉身來和我說話。在她鼻的兩旁找見着兩行水溼的痕跡。

“先生：我是個受了千磨百折的可憐人，不幸今天又遇着了你們兩個天涯淪落的飄泊者。雖我們各受的苦楚不同，但是一樣的受世人欺凌，同樣的是人間的被壓迫者。你們的痛苦，好比是我痛苦一樣！你們今次毫無把握的到上海去，我十分爲你們耽心，萬一運命與從前一樣，顛沛流離的過下去，那末，你們又不知飄流何所？！唉！你們的前途！……我雖是個薄命無識的女人，我對於你們的窮途落魄，不無同情之感。依我的意見，你

們不是在無錫下車，同我一路，搬到我哥哥家裏去住，他亦是個極好的人，在無錫教育界，工業界，還有相當的力量，祇要我將你們的身世向他剖白後，包管他一定肯爲你們盡力，舉荐你們去充當教師，或工廠的辦事員。暫時把生活維持住，再定以後的辦法。那豈不勝過你們現在無定的飄泊嗎？！”

我聽完了她的話，感激得落淚，心中想道：

“唉！我們這一年以來的窮愁落魄，的確是到了極點。不知遭了多少大人先生們的謾罵，受了多少難言的痛楚！軟弱無力，不自振拔，是自己的過失，倒也怪不得人！可是連一個可憐我們的人也沒有，真堪痛心！不料在這天寒歲晚，車中無聊之際，遇了這一個肝胆照人的女子，不僅不厭惡我們寒傴潦倒，反憐惜我們，同情我們，爲我們的前途設想，幫我們計劃生路，深情厚意，應當刻骨不忘。可是，多情的女友啊！你太把人間事看得太

容易了！你固然是一片赤心可憐我們，你却沒有顯慮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你的哥哥，未必同你一樣的慈悲，愛護我們，不把我們來當成見機賣緣，窮途無路的乞丐。況且我和你是車中一面的新交，你的哥哥，及一切惡社會的人們，難免不把險惡的心來推測我們。多情的朋友啊！我們敬領你的高情，辭謝了你的好意。原諒原諒！千萬原諒！”

我心中如此想，口上却不好如此說。乃藉故說是我們之到上海去，除了營謀生活，還要醫治力人的失眠病，肺病，和我的胃病。我們對於她的深情厚意，感謝不已！違了她的好意處，望她原諒。我把一番藉故推諉的話說了以後，她則不把我的話爲然，把我心中蘊藏未發的心事，如剝蕉心似的剖析出來。責備我太過多慮了，要與惡社會搏鬥的男子，不該如此固執！

我聽了她再度挽勸的結果，我那不去的決心

遂動搖了！

“是去嗎是不去的好？假如辜負了她一片的好意，她將要感到拒絕扶助的失望。由失望而短氣，由短氣而感傷，由感傷而憤嫉，由……她不知要受若干的煩腦。但我們亦有我們不能去的苦衷……是去嗎，是不去呢！”

我又如此迴還往復的想了好久，終不能決心去或不去。

我的眼睛平平看看窗外飛翔的雪花，心中被這‘去’與‘不去’這兩種矛盾的思想，在那兒角鬥。‘去’的意思戰敗了，‘不去’的意便馬上企圖着佔領全心的領域。‘不去’的意思敗退了，‘去’的意思亦是一樣的企圖。一來一往，一衝一闖的在胸中激盪，卒至耳也紅了，面也赤了，心中的鬥爭，尙未停止。

“先生：車快到無錫了，決定去了罷！”

“喂！……不去……的好。”

“爲何不去呢？”

“因爲……”

是因爲什麼，我沒有說出，心中更加懊惱。忽然心中想到力人的身上去：因爲力人是個孤僻冷峭的人，即使我無所顧忌，答應了她，即刻就去請力人起來，收拾行李，若力人固執不允，那將如何好呢！若我們各執一是，我要去，他不去，大家爭論起來，誰亦不讓誰，鬧到絕裂，未必讓他孤單單一個人到上海去嗎？於是我‘不去’的心勝利了！

但我恐怕她失望，不能斬切的去告訴她：“我不去了！”

雪比較小一點，天上的黃雲，濃着四圍田野的薄霧，也漸漸撤開。

無錫的遠遠的在目前出現：那紅色的烟突，和崔嵬高聳的石塔，皆見着了。可憐的女太太拖着極長的聲音問我：

“先生：如果你是決定了在這裏下車的話，那末，就請趁早收拾行李。”

“太太！十分對不住得很，我不去了！”

我很堅決的答覆，使她似觸到針刺一般，馬上掉頭過去望着他的孩子。復又立起身來把那賸餘的果點收拾好，突地擲坐板上。我馬上就感到這樣的思想！——我猜她的心中一定是如此想的：“你真是個無情的蠢漢，不受好人抬舉。我好好地赤心相待，同情于你們，想幫助你們解決不得安定的生活，你反疑慮萬端，毅然拒人於千里之外。窮酸！忍心的人！你竟究把我當成什麼人看待？”

我正在凝精會神的推測，忽然聽着她發一聲凄然的調子道：

“阿雲：我們娘兒倆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啊！”

她這一聲哀怨凄絕之音，如居處在深山叢箐之中，聽着輕敲慢打的疏鐘一般。一線麻木的感

覺由脚根麻了上來，眼眶裏忍不住直見要流出眼淚。

那時，車已停在無錫車站上，二三個紅凍了手足的車夫，和力夫立在車門口，發出顫抖的聲音。

——車！~~~~車！

——有，有搬箱櫛的嗎！！

女太太的愁容上，更顯出緊迫的神氣。大步走到我的面前來，我亦相應着立起身去向着她。不知如何她把那冷瘦的手伸出來握住我的手了！她強裝着微笑向我說道：

“先生：我們，~~~~我們就此分別了罷！”她的聲音中夾着哽咽。

“再會！”我心中亦感到無名的離愁。

“那末，以後……………”

“以後再……………”

我的話沒有說完。心裏好像感到說完也是多



餘的事。

她把那潤溼的眼，不轉的瞪着我，使我感到如此的想像：

“她不是在深意的望我，她是在望她那數年不見的愛人，她是在望那相思不到的伴侶。我呢，不過是舞台上裝出來的戲子！她把我來當成雲雪岩的像片罷了！……”

她扭轉身去不一會，一個凍紅手足的力夫走上車來，一手就把那沉重的皮箱提了下去。女太太攜着她的孩子，一聲不響地跟在力夫後下車去了。

我走到車窗邊，把玻璃窗推上去。當我正將頭伸出窗去時，她的一雙帶淚的眼光，正與我的眼光相接。

雪花紛紛地落在她那黑而發光的髮髮上。在青絨大氅的雙肩上，亦粘點着好多片雪花。

她一壁走，一壁將身子扭轉來頻頻地望着倚在車窗上的我——雲雪巖的像片。——卒至走完二等車廂的旁邊時，才把頭沉埋下去，俯視着雪地，沒有扭向身後了。

雪花下遲緩着走的黑影，漸漸地消失了去，我亦帶着空虛沉重的心情走回來坐在原處。久睡在我旁邊的力人，亦於此時醒了起來，懵懵地問我道：

“是到北站了嗎？！”

“尚在無錫車站上啦！”

他又倒下去雙眼閉住。

車過蘇州後，雪沒下了。太陽亦徐徐地伸出光明的眼睛，望着粉飾的山川，污穢的人類。山河大地又將脫去他身披的銀袍，去投到緩和的冬陽之懷抱中了！

黃昏的時候，我們就到了上海，寄住在閘北一

個朋友的寓裏。

在上海住了將近半月光景，我們的事業與疾病，仍與在南京時一樣。我的胃病，依然與從前一樣，沒有好。力人的失眠，肺結核，……不僅沒好，而且加劇。至於營謀生活，那更不用說了！總之：一切如舊，惟貧病交加而已！

最後我們看着在上海長住，終非長策，乃將我們二人所有的衣服書籍，——除必要的幾本書，與被，襖而外，——一概出賣。賣了以後，力人搭車到杭州去養病，我則退居吳淞，住在鄉間。

他去後，足有二十幾日，沒有一字寄來，我急得沒法，怕有什麼意外之事寫了幾封信去，仍無覆信。倏然有一晚上，郵差送了一封掛號信來，是力人的手筆，我拆開來看，信上寫道：

“朋友！

你寫來的幾封信，皆收到了。沒有寫回

信，真對你不起！不是不寫信，是沒有事情可寫。

現在是應該寫信給你的時候了！因為有許多事情要寫。並且，這是我給你的最末一封信！

在四天前，我去請醫生看病，他說我的病已經無救，勸我準備後事。其實我也早知無救的！從前瞞着人，——或者，竟瞞住自己，——說：有救，確是大有原因在。想贖此殘生，以安慰一個愛我的人。這個人是你知道的，恕我不寫出她的名字。現在情形變了，我明白偷生是枉然！

前夜接着她一封信，信我已經燒了！內容不必告訴你。總之：她已……還有什麼話說呢？！

我在人世上活了二十餘年，我問我自己：

享受些什麼呢？朋友！我享受的是家庭的虐待，社會不平等制度的壓迫，戀愛的痛苦，疾病的糾纏……等等。因為有以上這些享受的緣故，故我于昨夜遂下了最後的決心，決心痛痛快快的離開這萬惡的世界，這應該待人改造的世界。

朋友！我是個弱者，我無力改造世界，故我要離開它。我對它宣布：我真是失敗了！

放心！親愛的朋友：我此時毫無痛苦，因為對於一切皆沒留戀。從前留戀的，現在不在了！我已經決心這封信一寫完，便和這萬惡的塵世告別。我的遺書，僅此一封，家中和其餘的人皆沒有寫。世間除了你，沒有人真知道我。在你以前是有一個人的，可是，現在，………不說了吧！

朋友！我希望你斬除一切的牽累，努力去

改造社會，祇有奮鬥才可解除一切的痛苦。我到現在，才明白了這些道理，可惜已經太晚了，故我拏來希望你。這是我磨折至死才得到的一點經驗，請你千萬緊記！

哦！還有一事幾乎忘了！我在此補說幾句那夜裏我們未談完的話：她自南下以後，仍對我未斷念，雖然已經做了那個商人的妾，她暗地裏寫信給我。在她南下那一年的暮春時候，我親自跑到蕪湖去看她，可惜事情破露，我仍跑回北京。以後雖四處飄零，她却不斷的有信給我。我就因為她信上的安慰而多活了幾年！現在是不想多活了！像你看着的那種桃花色信封，想要看它，是再也沒有了！

朋友，當此最後的分別，請你伸出和睦的手。——我想你是已經伸出了的。現在是無話可說，祇等待這幾個字寫完，那末，我一生

的事業皆畢了！祝你  
努力！ 你最親愛的朋友力人。

我得此信後，心中有不能形容的發慌與痛苦，  
即刻搭車到杭州去，可惜已經遲了！他已於我到杭  
州的前一日，自殺在林隱旁邊一個枯井裏。——是  
投井自盡的。而且屍身已被林隱的和尚草草地埋  
葬了？

我那時的悲哀，自然是到了極度，無須多說。且  
亦難於說出！我到了杭州那一天的上午：在林隱的  
廊下坐着，獨自一人，抱着滿懷哀怨，無處消洩，乃  
請寺中的法元和尚引我到力人墓上去，大大的痛  
苦一場，將身邊所帶的錢交了五塊與法元，託他代  
立石碑一方，上鐫‘窮士夏力人之墓’幾個字。其餘  
力人贖下的遺物：一床薄被，一本日記，一束信札，  
一部溫飛卿集，由我送與法元，作為料理墓碑的酬  
謝。諸事料理清楚，第二日就搭車回來。到了上海

以後，我便依照力人的遺言做事。這數年來我遂東西南北，流離轉徙，直至今年暮春三月的時候，又才回到上海來。追憶往事，不覺淒然！

在上海逗留了一月餘，忽于五月的一天，——記不清是那一天了，大約端午節後。——在報紙的社會新聞欄內，見着一段消息標題是‘一個投浦女屍。’下面寫道：

“楊樹浦救生局，於今晨八時，在黃浦江中撈得女屍一口，年約三十上下，面目模糊，髮皆脫落。着青條紋花布旗袍，黃革履，白色襪。衫內得皮夾一只，內有銅元五枚，紙條一張。條上書“雪岩！你尙在人間否？！曙青。”數字。此不知姓氏之女屍，救生局已着人掩埋。”

我看完這段消息，心中感到無限的悲哀！立即憶着一個着青絨大氅，珠淚盈睫的人影在我面



前搖幌。同時有一個病骨支離，面色青癯的影子，亦或現或滅的在眼前出現。

自從看了那一段消息以後，直至今日，悲哀與這兩個影子一總不能在我心中消失去！